

甜 不 的 扭 強

著 者 谷 峰 等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0年12月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冊

1951年9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三版上海印7001—10000冊

1952年11月新一版上海印10001—16000冊

書號 (343) [11150] 定價 ¥ 2,8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強扭的瓜不甜·····	谷 峪(一)
寡婦·····	張志民(三)
兒女們自己的事·····	韶 華(五)

強扭的瓜不甜

谷 峪

一

小勇正和幾個兒童玩捉老蔣的遊戲，他的媽媽氣沖沖地抓住了他的小手腕，說：『唉！真不懂事，整整九歲啦，娶了媳婦的大漢子啦，剛從轎上滾下來就往外跑！』說着便死拉着小勇往家走。小勇掙着身子：『不，不家去，淨是大人……』

『死孩子，有誰啦？你姑、你姨、你表姐……怕誰呀？快到家去，和她們拉個大人話，也叫她們把你誇誇。』

『她們逗俺。』

『還說傻話，誰不說你成了個大小子！』最後，老媽媽使了使勁，爽利把這個九歲的新郎揹了起來。小勇沒了辦法，只是蹬蹬他那兩隻小腳。

一進院，人們就拍起巴掌來。『噫！全都看新女婿吧！』

『呀！不光叫揹着，到屋裏還要嚼嚼乾媽媽呢！』笑的人們擰肚腸子。

他娘馬上就明白啦：娶了媳婦，蘿蔔不大也是長在背上，萬萬不能再像從前似的小奶孩一樣啦，總要鍛鍊個丈夫樣子。所以，從自己的肩膀上，急忙扒開了小勇的兩隻手。小勇沒有防備這一下，一下子腳沒站穩，摔了個後仰砲，竟『媽』的一聲哭啦。人們全圍了上來，有的怪可憐他，便安慰幾句；還有的，在旁邊說上一句俏皮話，小勇的娘，又生氣，又着急，又疼自己的孩子。最要緊的，是怕叫新媳婦或人家娘家人看見。在倉皇失措中，她瞅見新房的窗玻璃上貼着一個紅潤潤的臉。仔細一看，黑黑的頭髮，彎彎的眉毛，雙眼疊皮的一對眼睛，像一汪水一樣，往外瞪着；左嘴角上的黑痣，像一顆黑豆粒似的明明地凸現着。不是新媳婦是誰呢。大糟糕，特糟糕！大年五更煮餃子，偏偏露了餡。媽媽娘急忙把小勇後半截哭聲按了回去。看來，小勇經過了今天這個鍛鍊，似乎也進了一步；出在平常，簡直非把淚水淌乾，嗓子嚎啞，心口有點疼了，喝上一碗水，才算拉倒。

小勇到了屋裏，姑們、姨們就誇起來啦：

『這二年，又進財，又進人，可該享福啦。』

小勇他娘，樂的把心裏的話全吐了出來：『多叫他姑、他姨們誇，光憑我可不行，不是共產黨、毛主席主張好，那有今天呢！』

『可不，二十年前，做上個美夢，也想不到今天。看，可不作生產難啦！』他大姨拍打着那膝蓋這樣捧。她老人家在當屋打着轉向衆人道：『以後我可以少操心下力啦，他兩口種這十幾畝好白地，一天有我三頓粥喝，夏有我的單，冬有我的棉，我就是足福啦！』她心滿意足的，差點快笑出了聲音。

『常說「早有兒，早得濟」。大姐今年才四十六，就支使上了那兒媳婦啦，真是……』

『他那親姑們、好姨們，以後有個鞋啦、襪啦哩，儘管拊來做吧！』

人們雖然是這樣說着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坐在炕上的他大姨，和倚在被子上的他二姑，卻偷偷扭回頭去，對着土牆發笑。

當天，天已經黑了。婦會主任擰着眉頭，從新媳婦屋裏一步一步地走出來，後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，輕輕地划了她一下說：『巧靈，看人家真是好媳婦，四方大白臉的。你說呢？』

『媳婦好是好，就怕長不了。』

『說話就叫我不愛聽。看人家富足的日子，小勇又不呆不傻，怎麼長不了呢？』

『誰和這東西結婚哪！如今翻身了，只要自己的手不是泥捏的，到那裏也有富足日子過……』她等一個老人走過去，又接着說：『小勇他倆，第一不是自由對的象，第二歲數差得大，小勇和沒有長全毛的光屁股小雀一樣，還不到結婚年歲。日子一長，那麼能行？』

『……有骨頭不愁肉，莫非有小就沒有大啦？熬着嘛，熬的那大道沖成了河，還不行嗎？』

婦會主任再把聲音放低說：『熬到什麼時候，也熬不到個相當。歲數誰又不能等誰。再說，那麼小就娶媳婦，一點好處也沒有。』

『看怎麼樣，就不會給人說個吉利話！』她扭了個轆轤把轡，甩開了婦會主任。婦會主任也是滿腦袋裝着問題跨進了農會主任家的門。

夜深了，小勇他娘把人們攆淨；把小勇安排到兒媳婦屋裏，她心裏舒坦地光想笑。她穩穩地走到毛主席像前，行了三鞠躬禮，心裏想：沒有共產黨領導咱翻身，咱那裏能早早地支使上兒媳婦……享福？她又聯想到土地改革以前的光景，便無力地倚在被子上，耳朵裏山響，腦子裏發燒，忽忽悠悠，不知自己到了什麼地方，兩滴熱淚『答答』流了下來。

這一天剛靜了抽袋煙的工夫，藏在牛棚裏的小夥子，草屋裏的大姑娘……全出來啦。他們在院裏，踱着踏不死螞蟻的步兒，最後都停止呼吸地伏在新房的窗戶底下。

初九的月亮已經落在西邊，天空中只留下幾顆呆頭呆腦的星星，有的人已感覺冷了，把身上的衣服裹了裹說道：『唉！真叫人等的發煩。』又一個媳婦咬着一個姑娘的

耳朵說：『走吧！他倆有什麼聽頭？』只見那姑娘的肩膀歪了一歪，大概是不怎樣同意，旁邊的一個人卻答了腔：『沉住氣，自古聽房就是賠本的買賣。』忽然有人輕輕地扯了他一下，只聽屋內有拉被子的聲音。大家站了起來，每人的耳朵幾乎都快把窗紙弄破，只恨臨來忘了掏掏耳朵，顯得它太不管用啦。不大的工夫，新媳婦發出了長長地嘆氣聲，緊接着用極低沉的聲音叨唸道：『看，尿溼了這麼一片……』

『嘿嘿……』『哈……』『撲哧！』人們再也憋不住啦，笑聲一齊爆發了出來。

小勇的媽媽，從夢中被驚醒，揉着兩隻老眼跑出來說：『我那好孩子們哪，天都快雞叫啦，還不家去睡喲！明天不幹活啦！』小勇的媽媽，她是最疼孩子的老人，別人家的孩子就像她親生的一樣，平日裏，姑娘、媳婦、半大小夥子，誰都尊重她，愛她跟自己的親媽媽一樣。她把兩句急話喊過去，便輕輕地推着大家道：『……走吧，明天來，我預備好東西給你們。』

小勇媽剛要上大門，婦會主任一腳踏了進來，小勇媽問道：『打哪裏來？』

『從農會主任家來。』婦會主任停住步後，小勇媽愣住了，靜聽她講什麼事。這時

婦會主任有滿腔的話，就是不知道從哪裏開頭，說錯了怕老人生氣，所以轉了個彎兒道：『大娘你睡吧，明天我再來看媳婦。』

小勇媽很覺不自然，到她走後，她還手扶兩個門框，探着頭，直望着巧靈的背影；直到那條黑影漸漸消失了，她還捉摸這個滋味。

三

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，小勇家裏的事，卻一天一天不一樣啦。新媳婦吃不下，喝不多。小勇也不像從前那樣歡蹦亂跳的，天天搭拉着腦袋，連大街也不敢去。學校裏的同學都說他佔着人家的媳婦，還說這就叫缺德。那天一個人問他道：『娶媳婦做什麼？』

『做飯，做活。』小勇很簡單地回答。

『還有呢？』

小勇想了想再也沒有什麼了，只得翻了過來說：『做活，做飯。』

那人指着他道：『哈哈……傻小子。』小勇到家倒在娘的懷裏一學說，他媽媽只是

哼咳的嘆氣。

原來小勇娶媳婦的那天，婦會主任巧靈是才從縣上開會回來。一進門，小妹妹就告訴她小勇娶媳婦的事啦，起初她半信半疑，後來一打聽外人，一點也不假。天將黑了，她在小勇家轉了一轉，越想越不對勁，她找到農會主任問道：『小勇這麼小就結婚，幹部一點也不管嗎？』農會主任把情況告訴了她：——

幹部們當時爲這事也做了一番研究，也有不少爭論。農會主任說：『不管是誰，不夠年齡結婚就要制止。』

村長說：『做事要有分別，不能一般看待。小勇是個翻身戶，我們應該多照顧，而且小勇的爸爸死了這兩年的工夫，他家在生產上就是有困難嘛。咱們想想，娶個媳婦來，立刻就解決了孤兒寡母的困難，你們說有什麼害處？』

農會主任說：『生產上的困難應該拿生產來解決——組織互助、換工；不應該拿不合理的婚姻來補救。』

『爲什麼不合理？人家早就說下啦！咱能給人家拆散嗎？我們看一看咱們的屁股坐

正當了沒有！』村長聲音很高。

這兩種意見都有贊成的，直研究到雞叫二遍也沒有個結果。

四

天正晌午，新媳婦墜兒揹着草筐往家走，這時候巧靈也剛從區上回來，爲了這件事她還專拐了墜兒村一趟。墜兒光低着頭想自己的終身大事，沒有注意巧靈向她走來。她走到一棵大柳樹底下，把一簍子的草放下，長長地喘了一口暑期憋悶着的燥氣，一眼看見了巧靈，心裏道：『咦，這是我們婦女主任吧？這是上哪裏去呢？』她最希望在這個時候把自己的事再談談。於是她招手高喊道：『大姐姐！大姐姐！』

巧靈加快了腳步，——一會兒就來到樹底下，她們並肩坐在青草筐上，巧靈首先說：『怎麼，這些日子很好吧？』

『好，有活幹有飯吃，又不挨打又不受氣。』

巧靈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情緒，她微微一笑，抬頭看到天也不早了，便直截了當地

說：『誰還能沒有飯吃，誰還受氣？我問的是你兩口。』

『我和誰是兩口？』

『小勇啊。』

『那一點邊也不沾啊。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到這裏來是來幫助他們生產的。』

巧靈格格地笑了起來：『幫到白了頭髮？』

『不，小勇能頂起活來嘍，我就走啦。』

『那得七八年吧？』

『多長日子就算多長，已經弄到了這步田地，我也做了鬥爭了。爸爸的牛脾氣轉過來，也許用不了。』

現在墜兒腦子裏激烈的鬥爭已基本過去了。她知道自己的對象——大康會耐心地等着自己，她竭力地促使兩方的老人回心轉意。她給小勇家生產，她認為完全應該。她常聽爸爸講：在民國二十六年，他們一家要飯，天下大雪，困在獻縣的關帝廟裏，眼看一家子快凍餓而死了，多虧小勇的爸爸媽媽給燒上了一把柴火，煮了一桶要來的窩窩，這才

救下自己一家子的命。於是老哥倆在關帝廟前結成了盟兄弟，墜兒的爸爸爲了報恩，便把墜兒許給了一週歲的小勇……。雖然是父親逼成了這份婚姻，但是因爲小勇的父親死了，缺少勞動力，應該有窮兄弟的義氣，因此她也有原諒爸爸的地方。她只有長長地嘆氣來代替一切愁悶。

巧靈看她又憂慮了下來，知道又是想到了這事，她說：『什麼也別想啦，還是想解決的辦法吧！你看這小報上也登出你這問題來啦。』

墜兒接過了報紙，驚喜地：『呵，這是誰寫的？』兩隻眼睛瞪的溜圓，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。巧靈說：『我到你村去了一趟，幹部們也認爲要把這問題趕快解決一下，而且總是這樣也不像個新社會的樣兒。聽說你爸爸也常在沒有人的地方掉淚花，你媽媽總是埋怨他。這裏小勇家的生產，你不用惦記……大康還讓我捎來了個信，他說……』

墜兒不作聲，巧靈歪着脖子巴巴地盯着她，直到墜兒的淚花滴落在報紙上，巧靈的眼睛才被迫地轉開了：『走吧，天也晌午歪了，等晚上我到你家去。』

五

天剛黑，小勇家正吃晚飯，婦會主任便來探小勇媽媽的口氣。一掀門帘，墜兒就明白了。墜兒乖乖地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了，靜靜地撤到一邊去。

幾句閒篇過去，婦會主任用很隨便的口氣問道：『娶了媳婦以後，日子過的怎樣啊？』

『哈……多叫他嬌慙記着，都是歡天喜地的。』口裏、臉上雖然這麼表示，但從聲音上，聽得出這是假的。『哎，歡喜就好，就是怕兩口合不來，那樣就麻煩啦！』小勇媽沒有答聲，鼻子卻有點酸的感覺，眼珠只是去看窗戶。巧靈心裏明白，說道：『小勇心眼兒挺精，媳婦老實，還有什麼？』小勇媽搖搖頭，眼睛往窗外一掃說：

『真把我愁壞啦，看，一個月的工夫，孩子成了皮布袋啦！』又指着小勇說：『從前這孩子多精爽，如今三言換不出一語來……媳婦又不知道讓他！』

『呀！怎麼鬧成這樣啦？』

『怎麼，說起來也不怨人家。傻小子連人家的門邊也不敢踩。前些日子，我給媳婦錢，買好吃的，也引不過去，除非睡着了往那屋裏抱。半宿裏醒了還是哭……』她把聲音再壓低說：『他嬌子，你說，是不是晚上她治他呀？』

『不，墜兒是什麼樣，你還不知道？那多懂事呵！』

『他嬌子，你許不知道，風言風語裏聽說，墜兒在大劉莊還有個對象呢……也不知真假。』

巧靈馬上把話跟了上去：『要真的話，這不是咱的罪過嗎？』

『那……』她把眼瞪得圓圓地，半天也答不出話來，便一頭倒在枕頭上。

六

自從小勇結婚的那天起，巧靈東跑西顛，外村裏打聽，向上級請示，才算心裏有了底。學校裏的支部會是她建議開的。會上她敘述了一切情況以後，農會主任便站起來說：『我還是那個理，小孩子給娶上個媳婦，這不是笑話嗎？他們怎麼能一鋪安心（註）

地過日子？』他出着滿頭大汗。

村長說：『在從前十來歲娶媳婦多着呢。而且人家早就說下的。』沒等他講完，西邊有人道：『從前是從前，現在是現在，小孩娶媳婦有是有，那把人治成了什麼樣子，咱村大順家、二合家還不是爲夫妻不美、婆媳不合，跳井、上吊死的？』

『對，看老封建把人治成什麼樣子，如今是新社會，這種事就不應有！』

村長的勁頭小點了，他提出問題道：『說話辦事要站穩立場，小勇家是翻身的貧農，是不是和一般人同樣看待？』『墜兒那個對象家也是翻身戶呀！』東邊有人說。

『這是婦女翻身自由的事，不是鬥地主分果實哩！』巧靈大聲說。

『小勇娶媳婦，咱們不通思想，不是向他——沒有好處，別指望從這裏享福。』農會主任的煙鍋裏燒的煙油『吡啦啦』地響着，會議熱烈地進行着。

就在這晚上，小勇已經睡着了，墜兒氣沖沖地拍着小勇喊：『醒醒啊！』小勇的媽

（註）一鋪安心——一心一意。